

两只小猫



雨夜,窗外传来几声猫叫。我披衣出来,见树丛下一黑一花两只小猫紧紧相依,瑟瑟发抖。抱起,它们竟死死抓住我的衣服,再不松爪。小猫们毛精湿,眼极大,极丑。我恻隐之心大动,抱回屋内,决计待明日天晴放出去,任它们的母亲来寻。我将猫儿放在空调之上用热风烘,又喂了牛奶。两只猫食量颇大,一盆奶顷刻见底。小猫吃饱烘干,便

开始在屋内巡视,毫无作客的拘谨。黑猫对地上的书产生了兴趣,先用爪碰,又用鼻嗅,最后便动齿撕咬了。我丈夫大惊,拎着猫颈使之与书分离,猫儿四只小爪在空中抓挠,一副极不情愿的小模样,可爱至极。花猫则对垃圾口袋展开了攻势,一通撕咬抓挠之后,顶着一脑袋西红柿皮扭进卧室。翌日,风和日丽,准备将其送出,却无论如何都不见猫的

踪影。大概是听了要被送走的话,一只钻在了床底下,一只藏进了大衣柜,任你叫破嗓子,再不露面。傍晚,又下雨了,小猫快快而出,爬上人的膝头,小心地窥探人的脸色。于是我便留下了这两只猫,它们被叫作黑咪、花咪。

陆游老先生曾为猫而叹:惭愧家贫策勋薄,寒无毡坐食无鱼。现在的商店均有猫食可供选购,牛肉、鸡肉、鱼肉猫食罐头一应俱全;干品维生素、纤维素按营养比例精致搭配,以保证猫的大便既不干燥又能成形,便于清理;供猫儿睡卧的垫子,实用漂亮的猫厕,强力除臭灭菌的猫砂,猫用香波、护毛素,磨爪子的纸板,防蚤防蟑的颈圈,湿而不溢的猫饮水器,培养猫性情的各类音乐磁带……也就是说,只要有猫,转一趟商店,连吃的带用的全齐了。

我的猫虽无上述装备,但嘴是绝对不亏的。同学们知道我有猫,便常将生鱼片、炸大虾之类用塑料袋兜了送来,且进门就

喂,引得猫心也野了,老盼来人,门铃一响,嗖地蹿到门边等着。小猫善解人意,常屁颠屁颠地追在人后,用身子蹭人的腿。它们也常被同学们借走,玩半天送回来。回来的小猫不是伴着一个滚圆的肚子,就是被喷一身和借主身上气味相同的香水,香得简直让人觉得这不是猫。有一次,学生们开年会,将小猫弄去助兴,回来时竟有一嘴啤酒沫子……

好景不长,我的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。在收拾行李的同时,小猫的出路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。留学生们没有谁能担起抚养责任,上课、打工,闲暇有限,与猫玩一会儿可以,长期饲养困难。小猫在家里照吃照睡,照样翻腾跳跃,全然不知险恶即将来临。行李已寄往国内,飞机票已拿到手,就要拍屁股走人时,留学生中来了两个收猫代表,孙君与周君。这两位博士生下了最后决心,一人收养一只猫。看他们那咬牙切齿的劲头,让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叶广岑



老年日报


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

老年日报 每天与您相伴



欢迎订阅

中山路记忆

好多城市都有一条路叫中山路。哈尔滨的中山路上,有我年少时的记忆,遥远又清晰。

我的小学教室就在中山路。一年级下学期,我从佳木斯师范附小转学到哈尔滨文昌小学,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并不在文昌街学校本部,而是在中山路上。走进教室,同学在周围打量我,我有点胆怯,坐下,拿出课本。有个男生大叫:“她有书!她咋有书呢?降级包!”看来他不知转学是怎么回事儿,而我从此知道了,转学对小孩来说,有多无助、多惶惑。班主任安老师经常是很操劳的样子,期末,她在我的操行评语上写道:“该生热爱集体,班级大扫除时,能从家里带碱来。”

哈尔滨工人文化宫坐落在中山路上,那是我眼中的殿堂,我们的大队会在那里召开。大队辅导员肖老师神采奕奕,她甩着两条长辫,率领全校同学来到中山路上,一大片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,好精神啊!会场里,出队旗,鼓号齐鸣,热血沸腾,我初次感受到仪式的力量,梦想着成为敲队鼓的队员。我

在这里入队,戴上了红领巾。最让我得意的是,入队那天,我们在台下,我姐在台上,她是副大队长,三道杠,特神气!我在台下向同学显摆:“那是我姐!”

中山路上有一家商店,叫十三门儿。它的大名可能是南岗区食杂商店十三门市部。十三门儿是个大平房,是那一带的商业中心。一进门,坑洼的地面上有个大地窖,那是放食品的。门右边是卖肉的柜台,凭票,一人一月半斤,我买肉时总希望能买到一块板油。饼干柜台有两种饼干:一种做成动物形状的,五毛六;一种圆形的婴儿饼干,六毛三。糕点通常有几种:炉果、桃酥、“光头”、长白糕、江米条、槽子糕。这都属于奢侈品,不是老人、不是病人、不年不节的,怎么会买糕点呢?卖糖的女售货员说:拿本儿!我就赶紧递上购货本,买上定量的一斤白糖,八毛一。隔着柜台,我被那些糖果吸引,杂拌儿九毛五,有糖纸的一块零八分。那时,女孩子都攒糖纸玩儿,但我家从来不买有糖纸的糖。后来,过年时,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终于买了有糖纸的糖,叫“水蜜桃硬糖”。

敬一丹